

雖司教授。和尚不時喚回。卸瓦運磚。一一莫不以身先之。

師四十一歲。崇禎十五年也。

▲去華山

第二次去華山

正月初十。棲霞期畢。還山。知賓履中。彼徒作前殿香燈。行非法事。余向香閣黎師。及當家達照師言。皆云可恕。余聞心寒。既破根本。猶云可恕。則律法壞滅。莫若退遯黃山。且辦已務。故向成拙言之。彼云。事當從緩。余云。受恩深處。本不忍離。今和尚座下。闍黎板首當家。僉是師長。余乃弟子。獨一滇人。速退爲美。故詣方丈告假住靜。和尚令止。且隨楚蘄。應荆王請。余云。今預啓白。行期未定。奈何意已先馳。身不能繫。次早與成拙。天一。常清。三人。收拾衣鉢。同進黃山。至太平縣。五里塔茶庵。遇庚石弟子相留。對山是慶雲巖。仲德師所居。旁一小岑。松林翠密。眾山環拱。彼請住靜。遂與成拙。刪茅開基。搆一小團瓢。月餘卽就。忽思本擬黃山。今何中途棲止。天一。一見余移徙。仍回華山。成拙被旌德縣請去。獨常清隨侍。十月初十。庚石送到黃山。住文殊院下之貝葉庵。此山土少石多。莖菜俱無。鮮蔬之念頓絕。至臘月盡。是銀峯玉嶺。寒同北塞。有文殊院靜主曉宗。是教授弟子。知

余在華山冬不圍爐。持米炭踏雪而來。跪懇炙火。故爾從之。地雖寒苦。與進道頗宜。出山之念俱忘。

師四十二歲

▲回山

開春崇禎十六年正月十一。華山靜主戒生師。是余契交。同弟子智周二人。庚石引至貝葉庵。余見迎問。何緣到此。戒師云。教授師十九日行後。和尚二十六日往楚。今歲正月初二日回山。知某與師交好。親筆發書。接師還山。余卽焚香捧書拜讀。悲感深恩。如慈父之不棄逆子。留戒師遊山五日。又同往旌德會成。拙於彼靜室采茶月餘。三月初七日。方到華山。和尚已受揚州府興教寺請。渡江起期。曾留言在山。見月回。可來期中。教授新戒。三月初一起期。見玄上座已爲教授。豈復可往。故在山中候和尚歸。先令智周渡江復命。代余頂禮。及將受比丘戒。慈命復呼。余故往彼。求懺違背之罪。和尚垂憐喜恕。差之臨壇。

▲代座

揚州期竟。泰州口岸大寺請開戒。余仍教授。馬橋觀音庵。去口岸不遠。來請起期。和尚亦許。此處期畢。移彼。一日和尚赴縣中朱宦齋。因飯依

求法名者多。和尚將自著衲衣及法名付余。若有禮拜求名者。令著衣當座而予之。恰遇連雨二日。一人罕至。和尚之座未坐。法名未散片紙。和尚歸來。兩止人臻。求名復多。和尚笑云。吾座已許汝坐。因緣待有期耳。余聞汗顏拜謝。

▲化緣

八月初一完期。太平府白苧山。請九月初一開戒。十月初八圓戒返山。南京報恩萬佛閣。請和尚十月初一開戒。至二月初八完期。余卽於十二日告假出山。募米。句容北門外靜室有雪幢師。常熟人。雖未秉戒。與余相契。聞余募米。彼願助成。不半月間化米三百餘石。村村相約。開春正月內。皆自送上山。余回禮白和尚。老人破顏微笑云。似此可謂化緣。無緣不能如是。二月初間。蘇州閶郡鄉紳。請於北禪寺起期。至四月八日圓戒還山。

師四十三歲。崇禎十七年也是

甲申年七月十五日。南京文武臣僚。於大報恩寺。薦大行皇帝。請和尚主壇開戒。弘光皇帝。遣內監喬尙。賜紫衣金帛。十月望日。圓戒歸山。

年三月。李自成陷京師。帝自經殂。

▲甲申國難

師四十四歲

▲嚴行佛制

十月中。澗中紹興府大能仁寺。請十二月十五日開戒。魯王皈依。恆臨聽法。乙酉年。即弘光元年。二月初十完期。嘉興府三塔寺。請渡錢塘江。宿昭慶寺。潞王闖府。皈依。請和尚登昭慶古戒壇傳戒。因先受嘉興三塔之請。俟彼期畢。再赴昭慶。二月二十八日到三塔。三月初一開期。新戒五百餘人。半是天童來者。余嚴行佛制。莫不兢兢讀律。無敢有越堂規。

▲建塔酬恩

一日忽憶黃山住靜未久。和尚慈命呼歸。意欲建壽塔酬恩。仍果前願。遯山頂禮和尚。呈白此念。和尚欣允。隨即裱一手卷。自書香儀百兩於首。後下各堂。開示新戒。隨便不拘其數。眾聞俱發孝心。供養。此期中。共化銀三百兩有零。五月二十日。聞大清兵十八日渡江。南京已歸順。即速圓戒。轉回蘇州。有崑山縣無歇尼。是和尙剃度受戒弟子。聞知接至縣中。彼處曇華亭。是和尙祖庭。因恆往來。所以皈依者多。余說建壽塔因緣。無歇自出百兩。轉化四百有餘。共聚九百七十七兩五錢。世亂難於託人。自掌苦其繁累。

▲三昧病還山

有虎丘甘露庵。戒初上座。請和尚於彼歇息。六月初間。和尚身染脾瀉。上下兵行。水路道阻。不能速歸華山。常隨之眾。漸星散。惟香師與余。並侍者書記等十四人。側侍堯峯。戒子聞和尚欠安。接彼調養。到已病增。余心甚憂。數日後。香師亦告假去。一日。聞清兵已至木瀆鎮。去寺不遠。本寺大眾各自逃隱。請和尚往山頂靜室避之。六月初旬。聞途間可行。和尚命覓船還山。行至常州。遇兵馬阻滯。復轉蘇州。過三四日稍定。又復買舟至新豐鎮。見上流船隻漫河而下。問是何故。答言。大兵到鎮江。將至丹陽。我等因此逃避。汝船莫去。由是仍返蘇州。亂信少平。河下有船來往。方向前進。六月二十六日到華山。大眾迎接和尚。禮拜問安。和尚微笑云。到山果然大安。今日與汝等約。三日以後。七日以前。吾豈無懸解乎。大眾聞之。皆泣。和尚云。生死幻化。實無來往。何以泣爲。

▲建塔方位

余卽晚間邀諸執事爲證。遂將募壽塔手卷展開。請月谷師照名唱數。慧牧師算合分明。共銀九百七十七兩五錢。交付當家達照師。至夜間

▲付衣戒本

憶初改向時。和尚分付達師等。吾塔將來可建大殿之後。余每見諸方叢林。凡正殿後有塔者。皆不能興。應先請和尚自定其處。次日至方丈。方便白云。和尚已喜允建造壽塔。不知決定建於何處。和尚云。爾等忘了。建在大殿後。余云。曾聞堪輿與和尚論地脈有三轉。大轉歇一百二十年方興。中轉歇八十年方興。小轉歇四十年方興。其大殿後是來脈。倘脈轉不興。後人謂塔傷風水。恐有更易。莫若建於龍首之地。以保永遠。塔興則常住興。常住興則塔興。和尚良久乃云。依汝所言。建之龍首。彼時達照師及慧牧上座等侍旁。余云。眾師已聞和尚親言。塔不建後。決定建前。

於閏六月初一日。和尚令侍者取曆視之。初四日巳時。吾取涅槃。鳴撻槌集眾方丈。向眾云。華山法席。見月可繼。取紫衣戒本付余云。吾以此事屬累於汝。總持三學。闡發戒光。余跪白云。某臘德最後。請付諸闍黎師。某願輔化。和尚卽面裡默臥。余思權順師意。白云。某奉慈命。今且守之。候和尚萬安。繳送方丈。和尚乃轉顏語云。吾非今日屬汝。一彙存念於懷。不

達照師人尙平穩。惟膽小識短。不能振作。但較香閣黎師之毫無道心。忘恩負義者。則勝多多矣。

必復辭。余遂拜受而起。又語獨行師云。汝之德臘俱優。堪爲羯磨。軌範後學。語達照師云。汝仍監院。以助見月。至初四日。集眾方丈。取水沐浴。謂眾云。吾水乾卽去。汝等莫作去來想。不得孝服涕泣。不可訃聞諸方。凡世俗禮儀。總宜捐卻。三日後卽葬寺之龍山。遂命大眾念佛。水乾跏趺。微笑而逝。供肉身於方丈。一切咸遵遺命。惟至誠諷經三日。香花幡幢法眾送。至龍山。建全身塔。余不忍歸室。願守塔三年。而作灑掃侍者。但以蘆片遮頂。風雨無憚。晝夜持誦。用報深恩。未及一月。大眾強請入寺。送居方丈。

▲增上助緣

香閣黎師在蘇州。聞和尙涅槃。衣鉢付余。意甚不然。自蘇州一帆逆流上楚。過龍潭。不進華山。達照師手書切諫。方回山禮塔。後在大悲殿。刻自集楞嚴貫珠。工匠狼藉殿中。余白師移之廂樓。師云。今在內刻。經嫌其不淨。將來屋虛單空。塵厚草深。恐無人爲伴掃除。余正色云。師慎重其言。龍天常住。先人光明。想不致此。無勞爲某遠慮。遂回方丈。詳思。轉嘆轉喜。香師今發此言。余作增上助緣。以堅願志。撐拄法門。宜速立規條。先革弊。

端。後依芳軌。

於夜寫十約。次日集眾。禮請香達二師。白云。某行劣福輕。承和尙囑累。主此華山。有十事爲約。不例諸方。故請諸師作證。告白大眾。

一者。每見諸方古刹。各房別爨。自立己業。殿堂寂寥。稀僧焚修。致使叢林日漸頹敗。過責先主席者。泛濫剃度。不擇道品。今某但願華山永興。杜絕房頭之患。惟與袈裟法親同居。誓不披剃一人。

俗稱買老堂。或云買寮房。

二者。每見叢林攢單養老。年少亦收。恣肆不肯修行。坐享莫知慚愧。傳說彼此挑唆大眾。故令檀護譏誚。三門掩彩。此例華山盡革。若果老年修行者。不攢單資。隨緣共住。

三者。諸方叢林多安化主。廣給募疏。方丈讚美牢籠。執事訊勞趨敬。故令矜功欺眾。把持當家。大錯因果。退息檀信。今華山不安一化主。不散一緣簿。道糧任其自來。修行決不空腹。

四者。諸方出頭長老。一居方丈。卽設小廚。收積果品。治造飲食。恣意私

佛藏經云。當一心行道。隨順法行。勿念衣食所需者。如來白毫相中。減一分福。



供諸一切出家  
弟子亦不能盡  
論語云君子謀  
道不謀食俗人  
尙如是況出家  
之士乎

餐。若愛者有分。餘莫能嘗。媿統眾之名不均。設齋堂之位。眇臨。今某三時粥飯隨堂。一切果品入庫。若檀護進山賓主之禮難廢。此則不爲偏眾。

五者。諸方堂頭莫不分收檀施。香儀卽入方丈。齋資乃送庫司。此謂共中分二。設若單供香儀。款客出於常住。銀錢蓄爲己有。累當家七事之憂。不思常住屬我。我物盡是常住。今某緣雖未臻。預革於先。凡有香儀。總歸常住。若是私用。進出眾知。

六者。諸方帖報傳戒。或三七。或一月。來則必定攢單。去則普散化疏。借斯貿易。豈真弘法。今華山聚不攢單。散不給疏。淡薄隨時。清淨傳戒。七者。諸方大刹。各寮私蓄茶果。擺列玩器。豈但聚坐雜談。空消歲月。抑且論人短長。令眾參差。損多益少。信施焉受。故今革除。凡同居大眾。若道友願望。或交識尋訪。請至客寮。隨便相款。一則常住不缺賓禮。次則於己面色生光。

八者。諸方堂頭慣行弔賀。賄送檀門。出俗反行俗禮。爲僧不惜僧儀。因貪利養。佛制全違。今華山實則遠於城邑。又俱依律行持。篤信檀護。自然諒宥。

九者。居山梵刹。不類附郭叢林。柴米不無擔運。普務鳴榔齊行。若自安勞他。何名統眾。今某出坡不縮於後。諸務必躬其先。有病則不勉強。至老方可歇息。同居大眾。開除亦爾。

十者。同界大眾。俱遵佛制。皆去飾好。勿著蠶絲。勿類俗服。三衣不離。須染壞色。一鉢恆用。瓦鐵應持。過午律無開聽。增修依教奉行。彼此策進。怠者隨勤。

識短之人。應有此慮。

余今以此十事爲約。何慮華山不興。達師云。餘事或可暫更。其化主一事。斷不可少。今言一出難收。恐後絕糧。悔之不及。余云。某雖初入方丈。實是無緣。誓不例諸方熱鬧門庭。願欲效古人操履模式。香師聞言。昂然而去。達師不悅。嘆息而回。

▲禁止私爨

先和尚在日有三太監皈依。孫太監號頓悟。劉太監號頓修。張太監號頓證。豫王渡江。逃進山中。先和尚未回。是達師懸像披剃。及至先和尚還山。彼等各住一房。於九月三十日。劉頓修私與香達二師等議。欲自房起爨。俱已允之。十月初一日。請余至房喫茶。諸師先已在座。頓修向余敘說起爨。謂香師等俱允。今對新方丈說之。余云。某既是方丈。何不同論。私先允已。後乃令知。今有三事奉告。一者。先和尚在日。凡諸方請期。若有私竈鼎鑪之類。必令先毀。同一大廚。後乃赴請。不毀則不赴。今涅槃未滿四月。誰敢於本常住別房私爨。此欺先人。斷不可爲。次者。必要起爨。待余死後。或可任爲。三者。余有因緣別去。不居華山方丈。亦可隨諸師主持。若某住此山。豈忍頽廢此山。言畢。拂袖出房。香達二師無語。頓修媿顏失望。藉此因緣以爲興律之端。

▲依制嚴持

一日集大眾於殿。請香達二師。余拜已。對眾白云。某一往隨侍先和尚。是同諸師共爲輔化。凡所行事。無不密先啓白。意欲更改之。曾承慈訓。

諸同戒者爲海潮庵同戒十二人。卽是已請改法名常侍三昧老和尚者。可見當時諸事多方便。

▲唱方結界  
三人一壇

▲買田解冤

云。自律祖至吾。因律法中興。俱從方便。汝旣志在毗尼。俟汝異日依制躬行。今某獨荷主持在己。焉有知律而不行律者。今日告白之後。是制必遵。是法必行。三日後。達照師辭當家。頓悟發心監院。香師往常州天甯寺講經。諸同戒皆散。舊執事等十去八九。一不能如律躬行。二不能同眾淡薄。三不能出坡任勞。余亦不留。惟百餘同志。皆奮發協助。願共持戒。

十月中。有求戒者三十餘人。鹽城縣龍沙爲首。先依律唱方結界。後三人一壇受具。達照師及諸眷屬當面無言。退論紛紛不已。謂受先和尚付囑。大更受戒遺軌。結界唱方。從來稀見。三人一壇。目未曾覩。以不孝罪加之。由未諳律。故出此言。余聞若不聞。一日達師閒步至方丈。緩緩勸云。藏中律部。若暇時請閱。以消白日何如。遂閱律已。知余所行有據。私反讚服。前誹盡止。

劉頓修爲太監時。付銀四百兩予孫頓悟。買近常住田。作養老計。頓悟存心不實。以貴價買薄田。畝數不足。錢糧多賠。頓修恨極。備斧藏身。誓

欲斫死頓悟。惡事將成。大眾驚怖。達師向余言之。余云。禍起蕭牆。常住卽壞。幸而修塔銀有餘。與彼二人解怨。買爲供塔香火。彼亦減價百兩。常住乃甯。

師四十五歲

▲放馬激變

順治三年春。旗兵放馬喫麥。鄉民無知。將馬收去。將軍巴公令兵作叛逆擒之。死者大半。妻子田產一應入官。餘逃者有家難歸。各散四野。忽有爲首者出。糾聚成羣。假名借餉起義。實是侵害善良。達照師怕怖。領諸眷屬下山。

▲安居嚴淨

四月初旬。余思土賊雖亂。安居自恣。弛廢已久。今初坐方丈。白眾行律。既逢夏際。豈仍置之不行。故於四月十六日。作前安居。比丘一百六十有零。沙彌八人。共一百七十三人。嚴遵律制。功倍尋常。

▲攝寇弭患

至五月二十。天未明時。土賊首張秀峯。領百餘人在外。山門一開。彼等擁進。向余言。此寺樓房頗多。廚竈甚大。借住幾日。余云。房竈果爾堪用。但有二事不便。一者。汝等取餉不予。必要捉人。弔拷苦索。眾僧觀之。云何。